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选辑

鸦片战争到
辛亥革命部分(一)

本社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四年·济南

历史小故事丛书选辑

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部分(一)

本社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875印张 4插页 203千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2,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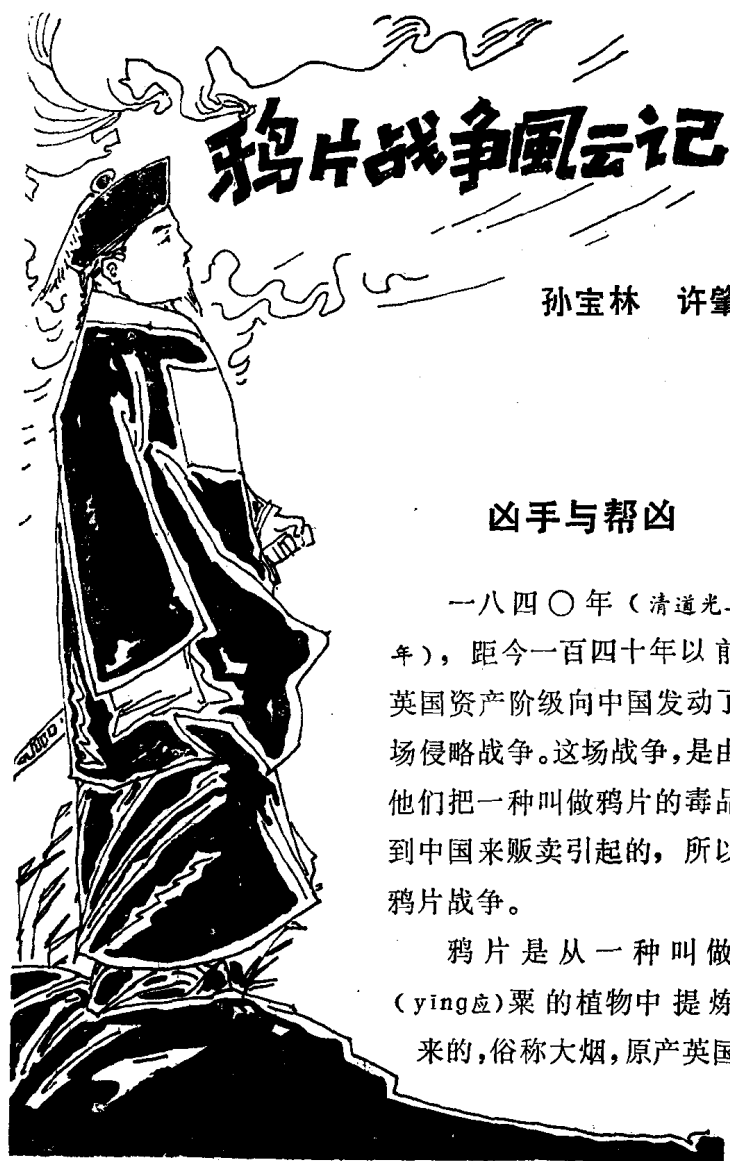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R10099·1749 定价 1.05 元

目 录

与青少年朋友谈学历史

——《历史小故事丛书选辑》序……………刘大年

鸦片战争风云记……………	孙宝林 许肇建	(1)
忠王李秀成……………	李威周 毛华敬	(60)
帘子后面的女皇……………	穆书法	(129)
卖国贼李鸿章……………	王吉祥 张守勤	(203)
甲午战争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杨 峰	(288)



鸦片战争风云记

孙宝林 许肇建

凶手与帮凶

一八四〇年（清道光二十年），距今一百四十年以前，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。这场战争，是由于他们把一种叫做鸦片的毒品运到中国来贩卖引起的，所以叫鸦片战争。

鸦片是从一种叫做罂（yīng应）粟的植物中提炼出来的，俗称大烟，原产英国当

时的殖民地印度等地。这种东西毒性很大，人吸了有瘾。经常吸大烟的人，日久天长就会瘦得皮包骨头，面如土色，不象个人样。所以，人们把有大烟瘾的人叫做大烟鬼。

残无人道的英国资产阶级发现：在中国，鸦片这种东西，不光卖得快，而且价格卖得高。于是，他们就强迫和引诱印度农民大量种植罂粟，垄断鸦片生产。经过精心炮制，把鸦片做得适合中国大烟鬼的口味，再由国家官吏卖给商人，运到中国来。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中，英国鸦片贩子运入中国的鸦片多达四十多万箱，从中国掠夺去了三、四亿银元，发了横财。当时的美国和沙皇俄国一看英国人大发横财，馋得垂涎三尺，所以也把鸦片运到中国来卖。这样一来，中国的白银就象流水一样流向了国外。

白银的大量外流，使白银的价格上涨一倍以上。原先七、八百铜钱就能换到一两白银，以后就需要一千六、七百铜钱了。劳动人民出卖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收的是铜钱，可是当时的中国政府——清朝政府征收各种捐税却要白银。因此，劳动人民必须把铜钱换成白银才能缴纳捐税。所以，白银大量外流的直接受害者是劳动人民。劳动人民在清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，生活已经够苦的了，再加上白银的外流，生活更是苦上加苦。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逼得纷纷破产，家破人亡。英国鸦片贩子真好比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

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，也看到了鸦片的危害。他为了维持封建统治，就在一八三二年（清道光二年）发布了一道命令，命令中写道：“鸦片流行全国，危害深重。海

关官员只知贪污受贿、营私舞弊，烟毒危害日益严重。今命令阮元、达三二人，对来往外国商船要认真检查，严禁鸦片流入海关。”

阮元当时是两广总督，达三是广州海关监督。英国鸦片商人为了混进海关，花了很多钱收买他俩。他俩只顾自己发财，哪管国家利益！总是千方百计包庇英国鸦片商人，放他们进关。当他俩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后，阮元给皇帝写奏折，搪塞道：“皇上，关于禁烟一事，臣认为目前只可约束，不可严禁。要想严禁，必须慢慢地来，不可操之过急。”

一八二六年（清道光六年），两广总督换成了李鸿宾。这个家伙比阮元、达三更坏。他表面上派了很多巡逻船只在海上巡逻，好象是检查外国商船；实际上是借机向外国烟商伸手要钱，谁给钱，他就放谁进关。就这样，他每个月从烟商手里索取白银达三万六千多两。

到了一八三一年（清道光十一年），道光皇帝又下了一道严禁吸烟贩烟的命令。但清朝政府的官吏不但不听这一套，反而把禁烟令当成向外国烟商索取高价贿赂的借口。广州水师副指挥韩肇庆，是个见钱眼开、善于投机钻营的家伙，他对外国烟商说：“现在皇上禁烟十分严厉，我放你们进关，担着很大的风险。如果你们答应每万箱鸦片给我几百箱，让我拿着这些鸦片去报功，我不但让你们进关，还可以用水师的船只帮你们运进海关。”英国烟商们一商量，认为这样也能赚得很多钱，就满口答应了。韩肇庆把英国烟商送给他的鸦片，留一部分给自己，另一部分，说是从外国商船上没收

的，用来假报禁烟之功。他用这种手段，发了财又升官，当了广州水师的总指挥。

广州海关的官吏，从鸦片走私中大发横财，内地的官吏十分眼馋。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，鼓励农民种植罂粟，想方设法包庇烟商，也捞了不少油水。

英国政府看透了清政府禁烟是假的，就在一八三六年（清道光十六年），加派了一个名叫查理·义律的人，任驻广州的领事。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，曾担任过英国海军少佐，在南美洲干过贩卖奴隶的罪恶勾当。这个家伙长得鬼头鬼脑，满肚子都是坏心眼。他当上领事以后，就和一个所谓“中国通”——名叫郭士立的德国耶稣教传教士勾结在一起。一天，义律设宴招待郭士立，向他请教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方法。郭士立对义律滔滔不绝，大发议论：“清朝政府腐败无能，只知骄傲自大，不知研究世界形势，没有一点进步倾向。满朝文武官员，昏庸无道，鼠目寸光，贪污受贿，勾心斗角，又大都是些大烟鬼。只要向他们小施贿赂，在中国推销鸦片，是很容易的事情。”义律听了郭士立的话，十分高兴，就委托郭士立想办法贿赂清朝大臣。郭士立接受了义律的委托，花很多钱买通了穆彰阿、琦善、耆英等朝廷大臣。这些卖国贼成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忠实帮凶。

英国鸦片贩子和清朝贪官污吏就是这样，为了大发横财，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大耍两面手法：英国明禁暗运，清政府明拒暗收，一同干起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。

三 派 之 争

道光皇帝本人就是一个大烟鬼和最大的鸦片受贿者。他一只眼睛看着鸦片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，另一只眼睛却看着鸦片对他个人的好处，总是不能下最大的决心禁烟，再加上英国烟商和朝廷一些官吏的破坏捣乱，所以禁烟命令成了一张废纸。

最初，吸大烟的只是官僚、贵族等少数人，以后连士兵和老百姓也吸起来了。这么多人吸大烟，烟费的开支简直大得惊人！中国每年出口无数的蚕丝茶叶等土产品，仍抵不住大烟的开支，另外还要花掉国库几千万两白银。日久天长，国库就象快要干涸（hé hé）的水库一样，蓄存的白银越来越少了。

一天，道光皇帝吸着大烟，突然想起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里转来转去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再不禁烟，就要亡国了。唉，难道大清王朝要毁在我的手里！”想到这里，他“叭”地一声，把大烟和烟具狠狠地摔到地上，然后又把送给他烟具的太监叫来，不由分说，命人用木杖把他打死，以示禁烟的决心。

他上得朝来，满面愁容地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，文武百官看到他这副神情，都毕恭毕敬地分列大殿两旁，谁也不敢出一口大气。

道光皇帝声调低沉、慢慢腾腾地说：“众位爱卿，烟毒

象传染病一样，已经在全国流行开来，我心里很焦急。今天，你们都要谈谈对禁烟的看法，给我出个主意。”

这时，一个叫黄爵滋的官员忧心忡忡地说：“皇上，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每年流到国外的白银是一千七百万两，自十一年至十四年，每年流到国外的白银是两千万两，自十四年至今，每年流到国外的白银已经达到三千万两。另外，福建、浙江、山东、天津各海口，流到国外的白银合起来，也有数千万两。我国用金银财宝，去换取害人的烟毒，这个无底洞，是无法填满的。臣主张严厉禁烟。”

“不然，不然。”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摇头晃脑地说，“皇上，以臣之见，弛禁为好。目前，吸大烟的人遍及全国，禁止已经不行了，倒不如取消禁烟命令，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。外商进口鸦片，按药材缴纳关税。以后我们可以规定，不准用白银去买，只准用蚕丝茶叶等物去换。这样，既能控制白银外流，又能杜绝受贿走私的漏洞。”

“有理，有理。”一个叫蒋湖南的官员十分赞同地说，“另外，我们可采用以土制洋的办法，去和外商竞争。我们用土烟去抵制外国的洋烟，外商在我国无利可图，自然也就不来了。我们只禁止文武官员和士兵吸烟就行了。”

湖广总督林则徐，听了这番议论，非常气愤，他慷慨激昂地驳斥道：“皇上，臣认为，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和禁官不禁民的办法实在荒唐！百姓种植罂粟，土地就要荒芜，任他们吸食不加限制，吸烟成癖（*piē*）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谁去生产？再说，洋烟成本低，产量大，性味酷烈，土烟无

力与它竞争，最后必然是土烟洋烟同时盛行，那时的危害就更大了。这样，数十年以后，我们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，我们的百姓丧失了生产能力，白银继续外流，国库更加空虚，我们大清王朝的前途，实在令人担忧啊！皇上，臣主张，下最大的决心，严厉禁烟！”

“讲得好！林大人忧国忧民，令人钦佩！”黄爵滋听完林则徐的慷慨陈词，十分激动地说，“皇上，无论官民，应该一律严禁，限期一年戒绝，过期违犯者，百姓处以死刑，官吏罪加一等。”

许乃济一伙，被林则徐、黄爵滋驳得哑口无言，默不作声了。

文武百官听了林则徐、黄爵滋的议论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把目光投向首席大学士穆彰阿，谁也没敢轻率地表示支持或反对。

这时，道光皇帝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，赞许地点着头，然后对亲信大臣穆彰阿说：“卿认为如何？”

以穆彰阿为首的一伙，早就和英国侵略者明来暗去，勾勾搭搭，他们从鸦片贸易中捞到了不少油水，所以既反对弛禁，又反对严禁。因为弛禁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，他们就无法从偷运中向外商索取高额贿赂；严禁，更堵死了发财之道。他见皇帝征询自己的意见，只好装出冥（míng明）思苦想的样子，然后貌似不偏不倚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启禀皇上，臣认为：弛禁，有伤‘天朝’的体面，别人会说我们无能；严禁，又有碍‘圣朝宽大’的传统，最好想一个宽严适中的

万全之策。恕臣无能，臣一时还拿不出什么办法来。万望皇上慎重处置，三思而行。”就这样，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了。

道光皇帝沉思良久，低头不语。当他想到林则徐说的几十年以后，大清王朝的危险情景时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（jin进），额头上沁满了汗珠。最后，他决定采纳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的意见。为了表示自己禁烟的决心，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骑马，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到广州去办理禁烟事务，广州水师也归他指挥。同时，割掉了妥协派代表人物许乃济的官职。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暂时取得了胜利。

以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派内心里对林则徐恨得咬牙切齿，但看到道光皇帝决心已定，只好表面装作支持，可暗地里却极力破坏，准备在道光皇帝动摇时，再狠狠打击林则徐，使禁烟运动归于失败。

林则徐到广州

林则徐一七八五年出生在福建省一个地主家庭里。他从小勤奋学习，胸怀大志，崇尚李纲、岳飞等抗金将领。一八一一年，他考中进士，做过巡抚、总督等官职，是清朝政府中一个思想比较激进的汉族官员。当他看到鸦片的毒流在中国泛滥成灾，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时，就和其他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一样，焦急万分，极力主张严厉禁烟。他在湖南、湖北任总督时，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施：让人配

制了大批的鸦片断瘾丸，强令大烟鬼们服用；严厉搜查烟具，缴获烟枪五千五百多杆，烟土膏一万二千多两；并严厉惩处了一批违反禁烟命令的人。他把湖南、湖北的禁烟运动搞得十分热火，为全国的禁烟运动做出了样子。道光皇帝见他禁烟决心很大，而且很有办法，便派他去广州禁烟。

一八三九年（清道光十九年）一月八日下午，他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开始动身去广州。临行前，他的好友龚自珍满腔热忱地给他写信，信中写道：“林大人，您这次去广州禁烟，关系重大。请您不要听信广州官吏、商人、绅士们的胡言乱语，对那些破坏禁烟的人，一定要处以死刑，杀一儆百。另外，还要整顿国防，以备外国侵略者的武力进犯。盼望您两年以后把烟毒禁绝，凯旋归来。”龚自珍并要求与他同去广州，助他一臂之力。

林则徐看信后，深受感动，立即给龚自珍回信说：“龚大人，您的建议很好，真是深谋远虑、关心国家命运的人。请您不必担心，我绝不会轻信广州那些官吏的话。我认为破坏禁烟的真正力量不在广州……”同时，他婉言谢绝了龚去广州的要求。因为他料到，这次禁烟的阻力很大，前途也不乐观，穆彰阿一伙一定会极力破坏，道光皇帝必将动摇禁烟决心，自己的前途凶多吉少，不堪设想。为了民族利益，他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，决心独自前往，不愿让龚自珍同去分担风险。

一八三九年（清道光十九年）三月的一天，阴云密布，大海咆啸，天水相连。一只大帆船冲破惊涛骇浪，急速前进。

船上，一个身材不很高大，但气宇轩（xuān 宣）昂的清朝官员，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，正在凝神沉思。忽儿，他象下了决心似地把袖口一缩，拿起毛笔，饱蘸墨汁，伏案疾书起来。他就是清朝政府派往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。他决定在未到广州之前，先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写一封信。

林则徐给邓廷桢写完信，海上的风浪更大了，帆船象一只海燕一样，掠着浪尖上下翻飞，天也渐渐黑下来了，帆船只好靠了码头。林则徐这时的心情，仍象大海的波涛一样，很不平静。他为在湖南、湖北任总督时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而兴奋，又为这次去广州禁烟能否进行到底而担忧。

下船以后，他把信封好，派人送去。信上说：“……邓大人，不久我就要到达广州，希望您对那些开设烟馆、贩卖鸦片的烟商和护送鸦片进港的贪官污吏不要客气，要坚决捉拿法办！”

三月十日，林则徐到了百花盛开的广州。两广总督邓廷桢率领广州各级地方官员和知名人士，前往码头迎接。林则徐缓步走下船来，邓廷桢急忙迎上前去，十分激动地对林则徐说：“林大人，您的爱国热情实在令人钦佩，我改变过去弛禁的主张，决心协同您严厉禁烟。烟毒不绝，誓不罢休！”

林则徐拉着邓廷桢的手高兴地说：“邓大人，烟毒不绝不得了，禁烟是我们的责任啊！”接着又向其他官员明确表示，“请容我直言，有给烟商说情的人，与烟商同罪。”这样一来，想给烟商说情的人，见他态度坚如钢铁，都吓得闭

口不言了。

英国有个大鸦片贩子，名叫查顿。因为他诡计多端，善于投机钻营，所以人们送给他个外号，叫铁头老鼠。林则徐在湖南、湖北严厉禁烟的事迹，他早就听说了，当他听到林则徐又被派来广州禁烟的消息后，心中象揣了个小兔子似的忐忑（tǎn tè 坦特）不安。林则徐还没到广州，他就象老鼠见了猫似的，吓得丢下停泊在伶仃洋上的二十二艘鸦片船，逃跑了。

林则徐一到广州，就查封了广州所有的烟馆，同时又发了一张布告，勒令大烟鬼们限期戒烟，并允许百姓告发吸食和贩卖鸦片的人。这样一来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广州搞起来了。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，很快就查获了几个继续贩卖鸦片的商人。三月十八日，林则徐和邓廷桢升堂审讯这几个烟商。林则徐历数了他们勾结洋商、走私鸦片、坑害人民的种种罪行，命令他们向洋商转达清政府禁烟的严正立场。同时，通知洋商，限令三天之内，把贮存的鸦片数字如实报来，全部没收，并写出保证条件：“以后保证永不贩卖鸦片。如果继续贩运，一经查出，不但鸦片全部没收，还要受法律制裁。”林则徐还斩钉截铁地向洋商表示：“鸦片一天不绝，本大臣一天不走！”

林则徐禁烟的决心这样坚定，行动这样雷厉风行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，包庇外国烟商的贪官污吏则是又气又怕，外国烟商更是恨得咬牙切齿。

夜擒颠地

广州“洋馆”的外国商人，一看到林则徐的禁烟布告，象捅了一棍子的马蜂窝，顿时嗡嗡营营地炸成一团。缴出所有的鸦片吧，他们不甘心；不缴呢，又无法过关，他们就象狗打架，狂吠乱叫，谁也拿不出办法来。

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夜晚，广州的英国洋馆里，有两个人急得坐立不宁，焦躁不安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英国驻广州领事查理·义律，一个是罪恶累累的大鸦片贩子颠地。他俩正在绞尽脑汁，密谋对付林则徐的办法。

颠地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，两手捂着头，哭丧着脸说：“义律老弟，我们不能白白地把这二万二百箱黑色金子缴出去。上帝呀，这个数字太大了！”

义律倒了一杯葡萄酒，一口喝干，说道，“白白地缴出去？没那么便宜！老兄，这叫先礼后兵，懂吗？我已命令伶仃洋上的二十二艘鸦片船开走。下一步，我们要采取军事措施。哼！我倒要看看，是林则徐的一纸布告厉害，还是我们的大炮厉害！”

义律刚把话说完，颠地就神经质地蹦了起来，发疯似地说：“尊贵的领事先生，我要提醒您一句：那二十二艘鸦片船是否真能走脱，目前尚不知道。再说，我已被他们传讯，就要被审判，现在我在他们的国土上……”颠地伸出一只巴掌，用力一攥，“也就是说，我还攥在他们的手心里，如果

两国一交战，我就有生命危险。”

义律点着一支香烟，猛吸一口，好似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老兄，您的安全包在我身上。我这次从澳门赶来，就是为这事。今晚我就设法让您离开这里。”

颠地两臂一摊，双肩一耸，急不可待地说道：“那；我马上就走。回国以后，我向政府提出呼吁，呼吁政府报复，狠狠地报复！”

夜已经很深了，林则徐和邓廷桢仍在筹划禁烟大事。突然一个士兵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，向林则徐禀报道：“林大人，据百姓来报，颠地已离开洋馆，看样子是想潜逃。”

林则徐“霍”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气愤地说：“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看你颠地能往哪里跑。传我的命令：水师水勇立即出动，把颠地这个家伙给我抓回来！”

追捕的命令一下，顿时锣声四起，号角长鸣，待命已久的水师水勇和百姓们，手持刀枪、长矛、木棍，举着火把，立即从四面八方围了过去，颠地这个早已吓破胆的坏蛋，很快就被捕获了。

第二天，义律得知颠地被捕的消息，竟厚颜无耻地向林则徐提出抗议：“林大人，据悉昨晚你们拘捕了我国商民颠地，这真是天大的遗憾。我的责任是保护我国商民的人身安全，现在我郑重地向您提出：你们必须立即把他释放。”

“天大的遗憾！”林则徐冷冷一笑，义正辞严地说，“义律先生，颠地私贩毒品，罪恶累累，限期已过，拒不缴烟，被我国政府传讯后，竟畏罪私逃。这一切，难道你不知